



## 《資治通鑑》可欽可法的公主

● 施寬文\*

《資治通鑑》敘史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前 403）至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（959），對於其間出現的皇室女性如后妃、公主之言行有所載述者，共約 169 位，其中公主有 35 位。「刪削冗長，舉撮機要」與「善可為法，惡可為戒」（〈進書表〉）是司馬光編撰《資治通鑑》的兩個主要目的，在精簡筆墨、簡短篇幅的考量下，所載述的皇室女性事迹，其著眼所在亦不外於「善惡法戒」。

《通鑑》所載 35 位公主的言行事迹，大致與貞順、篤情、英勇、節義、公忠、驕恣、淫蕩、高傲、嫉妒、勢利、枉法與政治野心有關。除了晉孝武帝之女晉陵公主被迫改嫁，後還謝家感歎其夫謝混生前知人，史家藉以褒美謝弘微之忠厚（卷 122）；以及南朝劉宋的新蔡長公主劉英媚，因為美色而為其侄子前廢帝劉子業亂倫納入後宮，成為「謝貴嬪」，劉子業在政變中被殺後，新蔡公主下落不明（卷 130），因美色而招禍，實屬無辜不幸之外，其餘 33 位公主的事迹，皆有可供褒貶、法戒之處。本文所述以其中 19 位言行可供取法或令人欽佩的公主為主。

公主出身皇室，下嫁官宦之家，多驕恣無禮，因此唐代士族多不欲與帝室結親，然而襄城公主固辭唐太宗為其營第，理由是：「婦事舅姑，當朝夕侍側，若居別第，所闕多矣。」（卷 199）唐憲宗長女岐陽公主屆婚齡時，憲宗「命宰相選公卿、大夫子弟文雅可居清貫者；諸家多不願，惟杜佑孫司議郎儆不辭。」未料「公主卑委怡順，一同家人禮度，二十年間，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。」（卷 239）此二位公主可謂不失

\* 施寬文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。



貞順之美德。

北齊高洋篡奪東魏政權後，有意酖弑東魏孝靜帝元善見，元氏之妻為高洋之姊太原長公主，為免孝靜帝遇害，為其護視飲食，同進同出，不因政權易姓而變心，可謂篤情。至於隋文帝最寵愛的蘭陵公主，篤於夫妻之情，其兄隋煬帝即位後，其夫柳述因宮中權鬥而無辜獲罪被流放，隋煬帝欲其改嫁，公主以死自誓，必欲與夫同生死，隋煬大怒不許，公主因此憂憤而卒（卷 180）。唐宣宗女廣德公主，下嫁于琮，事于氏宗親，尊卑無不如禮。于琮後來遭人構陷而遠貶，公主不懼道途艱辛與之偕行。黃巢破長安，于琮不降被殺，公主挺身與夫俱死（卷 252、卷 254）。五代後晉壽安長公主，為高祖石敬瑭之妹、出帝石重貴之姑，後晉滅亡時，公主賄賂守門者，入室與出帝訣別，而後歸第自盡（卷 285）。西漢劉向撰著《列女傳》，收錄歷史上可供法戒的女性事迹，稱美「節義」者云：「惟若節義，必死無避。好尚慕節，終不背義。」隋蘭陵公主、唐廣德公主、後晉壽安公主，可當之而無愧。

東漢班昭撰著《女誡》，以為「陰陽殊性，男女異行」，女子為陰，「以柔為用」、「以弱為美」（《敬慎》）。公主們「生於深宮之中，長於婦人之手」（王國維《人間詞話》評李後主語），柔弱而驕恣者多有之，鮮見武勇如男性者。然而，三國東吳孫權之妹，「才捷剛猛，有諸兄風，侍婢百餘人，皆執刀侍立，（劉）備每入，心常凜凜。」（卷 66）北魏權臣爾朱榮之妻北鄉長公主，在其夫被孝莊帝伏兵殺害後，率領部屬焚燒城門突圍而出，屯兵於河陰（卷 154）。此則雖為皇室公主，卻別具男子英武剛勇之氣象。

在可供取法或令人欽佩的公主之中，《通鑑》記載最多的是為了家國而和親遠嫁異邦，或屈意而適仇讎者，以及不忘國仇而志欲復仇者，此類堪稱「公忠」。如漢武時的江都公主劉細君，因漢匈之對抗，而和親烏孫老王昆莫，其後老王又使嫁其孫岑娶，猶如亂倫，公主雖不願，卻因武帝答以「從其國俗，欲與烏孫共滅胡」（卷 21），而無奈從之。解憂公主劉解憂則繼劉細君之後，亦和親烏孫王岑娶，岑娶死後嫁新王岑娶叔父「肥王」翁歸靡，「肥王」死後又嫁岑娶之子「狂王」泥靡，割捨華夏禮教而勉從胡俗，固甚難堪，卻為了國家利益而勉為其難（卷 24、卷 27）。唐文成公主則因吐蕃贊普請婚，而於太宗貞觀十五年（641）和親荒遠異邦，革其「赭面」之俗，且弘揚佛



教（卷 195，卷 196，卷 202）。唐玄宗天寶十四年（755）「安史之亂」爆發，唐朝國勢陵夷，寧國公主為肅宗幼女，為了國家而遠嫁回紇老王，乾元元年（758）七月甲子日，肅宗親送公主至咸陽，公主且慰以「國家事重，死且無恨。」未及一年，乾元二年（759）四月，老王病故，回紇欲以公主殉葬，公主答以「回紇慕中國之俗，故娶中國女為婦。若欲從其本俗，何必結婚萬里之外！」雖以此獲免，卻亦依夷俗自割其面而毀容（卷 220，卷 221）。同樣和親遠嫁回紇（其時改稱「回鶻」）者，又有穆宗之妹太和長公主，較諸他人幸運者，為公主在二十餘年後因回鶻內亂且被唐軍擊敗，而得以生歸漢土（卷 241，卷 246，卷 247）。

除了這些為了國家而和親異邦的公主，還有為了家國之利益或安危，而屈意下嫁權臣、軍閥者，如南朝梁溧陽公主，侯景之亂後，成為傀儡的簡文帝蕭綱嫁公主予侯景，侯景弑帝且敗死後，被暴尸於市，士民爭食其肉，而公主亦食之，可見其當初為家國安危而下嫁之不得已，以及心中之怨毒（卷 163，卷 164）。與溧陽公主相較，五代前蜀高祖王建之女普慈公主，雖下嫁當時的軍閥李茂貞侄兒李繼崇，卻因李氏對其無禮，而得其父親設詐謀迎回家鄉，可謂幸運。

儒者「大九世之仇」，何況及身的亡國之痛，因此，《通鑑》記載了四位不忘國仇的公主言行，固亦可稱「公忠」。如和親突厥的北周千金公主以隋文帝篡周，遂唆使突厥都藍可汗寇邊，卻亦因此而死（卷 176）；同樣心懷復仇的有和親突厥的隋義成公主，以唐室滅隋，而固請突厥頡利可汗攻襲唐朝（卷 187，卷 190）。至於下嫁宇文士及的隋南陽公主，則因宇文文化及弑隋煬帝、傾覆隋室，而與宇文家有國仇家恨。公主有子宇文禪師，當竇建德誅滅宇文文化及，詢問公主云：「化及大逆，兄弟之子皆當從坐，若不能捨禪師，當相為留之。」公主竟因國仇而不救，其後其夫宇文士及固請求見、復為夫婦，公主怒云：「必欲就死，可相見也！」（卷 189）終出家為尼。至於武則天專權大殺唐宗室，越王李貞起兵，常樂長公主勉勵諸王以李氏危若朝露，宜捨生取義，當為忠義之鬼，不當徒死；其後事敗，公主亦自殺（卷 204），則雖為女流，其言其行除了可稱公忠，固亦堪稱節義。